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 第五十一回 無人無我一衲西歸 是色是空雙棺南下

話說荷生班師，與小珠一路同行，極其款洽。就是采秋，也自十分敬禮。荷生到京，皇上御門。大赦天下，行郊勞禮，行受俘禮。召見七次，諭令入閣辦事。荷生面求賞假一年，歸省墳墓，就也准了。此時幕僚如愛山、翊甫、兩農輩，各得了官，或留京或留江左。小珠緣散館在即，不得同行。

荷生祇帶采秋與青萍，別了小珠。及到太原，恰是乙丑端節，紅卿喜出望外。這夜牽雲樓排上高宴，寄園裏燈彩輝煌，釵鬢雜沓。就如蓬萊仙島一般，也不用說了。接著鶴仙回任太原，謾如、紫滄假歸。這幾家銀鞍駿馬，繡傘錦衣，奕奕往來，真個楞嚴聚十種之仙，車騎咽宣陽之里。

荷生卻深居簡出，祇訪了心印。略詢別後起居，便袖出一柬，說道：「戎馬風濤，此事遂廢。但宿願十年，捫心負負，遂不敢不自獻其醜，上人瞧吧。」

心印接過，展開朗誦道：

「并門韋公祠碑記

嗚呼！天下之人伙矣，委瑣齷齪，鮮不足道。有豪傑者出，天輒抑之。使不得正是非、核名實，以行其志於天下。卒抑鬱謀侏僂而置之死，是可哀也。雖然，哀莫大於心死。彼其心光，方聚於天為星辰，散於地為珠玉。嗚呼！余死友東越韋公瑩，字癡珠，弱冠登賢書。值時多故，每讀朝廷憂民之詔、選將之書，輒咨嗟累日，憤不欲食。會酒酣耳熱，則罄其足之所素經、口之所欲言，傾囊倒篋而出之。嘗慨然曰：『國家版圖寥闊。譬諸上農大賈之家，食指累累，安坐而食。而貨財之所由生，耕稼之所由事，主人翁並不顧指而使之。田連阡陌，錢疊邱山，寧有濟乎？』又謂：『賢才國家之寶，以鷹犬奴隸待之，將遁世名高。況令其卑躬屈節，啟口以求一薦達？是不肖鄙夫之所為，而謂賢者為之乎！』迄今誦其言，猶覺鬚眉間勃勃有生氣焉。

丁巳，公遊并門，年四十矣。校書劉梧仙者，侍酒座，傾心事之。明年戊午立秋日，公死，梧仙遂殉。佛說因緣，此殆有因有緣乎？或曰：『太原竹竿嶺，有夫妻廟。相傳有夫婦推車至此，力盡而斃，虎守其屍，里人異之，祠為山神。請以此例祠公。』余曰：『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。』或曰：『浙西湖有雙烈祠。故老言京師少年崔升，偕妻陳氏至杭州，投親不遇，飢不得食，一繩並命。錢塘令為葬萬松嶺側，有驅虎逐疫諸靈跡，里人以其功德在民，祠之。請以此例祠公。』余曰：『此匹夫匹婦之為諒，不足以況公。』或曰：『公之遊山右也，宿草涼驛，夢入雙鴛祠。然則援夫妻廟、雙烈祠以祀公，猶夢也夫！』余曰：『有是哉，妖夢是踐。』或曰：『蘇文忠侍妾朝雲，從公謫惠州。死，公葬之棲禪塔下。今豐湖蘇公祠，有朝雲像，是可仿以祠公。』余曰：『諾哉。』

余與公訂交并門，始終與梧仙同。梧仙能以身殉，余請以柳巷寄園為公祠，侍梧仙於其側，題曰韋公祠，是則余殉公之義也。嗚呼！公不死矣。

時歲次乙丑，秋八月上浣，富川韓彝撰文，雁門杜夢仙書丹。」

誦畢，又復閱一過，說道：「大人高詞磊落，癡珠真個不死。貧僧既受大人付託，便俟此文上石，算做功行圓滿吧。」荷生就訂明日，偕到竹竿嶺墳上一別，心印也答應了。

次日，荷生仍來汾神廟，與心印共坐一車。一瓣心香，數行情淚。因吟錦秋墩舊作向心印道：「癡珠賞識我，就是這首詩。」心印道：「這不就是『寂寞獨憐荒塚在』麼？」兩人黯然一會。荷生說道：「癡珠雖死，卻有個好兒子出來，不日就到，這也算得寂寞中熱鬧。我卻怎好哩？百年以後，不是個『寂寞荒塚』麼！」心印笑道：「兒孫自是兒孫的事，大人晚子罷了。」說畢，隨取出一個錦袱，包件東西，遞給荷生道：「大人檢點，自然明白。」遂騎驢而去。

看官，你道他給荷生甚麼東西？原來就是九龍佩。癡珠臨終時，就贈給心印。後來詢知這佩來歷，這會交還荷生。

荷生回來牽雲樓檢開，中附一箋，寫有一詞。便與紅卿、采秋同看。詞云：

愁從想處歸，愛向緣邊起。色相空空，何處尋蒙翳？人生過隙駒，苦守著斷雨零風不自知。還祇道秦關百二是千年業，那裏有不散的華筵、不了的棋？

看畢，三人感歎。

荷生就將九龍佩交還紅卿，道：「十五年前，你與我灞橋分手，解佩贈我，我後來就給了秋痕。不想秋痕，卻傾身事了癡珠，將這佩贈給他，如今又還在我兩人手裏。可見天下事一動不如一靜。」紅卿道：「癡珠由川再至長安，我就沒見，說是住了一夜，匆匆去了。卻原來有這裏一段因果。我那年來時，長安很有人託我購他詩文集哩。」荷生道：「你不說，我卻忘了。這板後來，當交心印留在祠內，我們印出數百部帶去吧。」采秋道：「小珠說是散館後便來，怎的又延擱一個月哩？」荷生道：「怕是又有甚麼差使。」當下三人說些閑話，也與紅卿說那蘊空一籤一偈的靈異，就各自安寢。

荷生與采秋並枕，卻夢見癡珠做了大將軍，秋痕護印，督兵二十萬，申討回疆。荷生覺得自己是替他掌文案，謾如、卓然、果齋等人都做他偏裨，春纖、掌珠、寶書也做先鋒。正看著皇上，親行拜將、推轂等禮，何等熱鬧，卻給大炮震醒。

搓開睡眼，天已亮了，是曹節度衙門亮炮。歷將夢境記憶，說與采秋聽。采秋卻也是一樣的夢，這也算奇。

此時藕齋也死了，采秋親送父母靈柩，回轉雁門。荷生便把偷園收整，做個柳巷慧仙妃祠，附祀掌珠、寶書。

忽得小珠都中來書，說是病了。荷生雖為關懷，卻急於言歸。遂令老蒼頭賈忠及穆升等，將衣裝裝騾三千餘口，帶著二百名精兵，先行押解回家。自己俟著采秋雁門轉身，便領紅卿帶一百名健婦，也自東歸。

到家拜招謝恩，就告了病，吁請開缺。構一座園亭，比寄園小些，卻有偷園三四倍大。也有一樓，彷彿柳巷，就也喚做春鏡樓，與采秋居住。隔院是個薛荔仙館，便給紅卿居住。

紅卿、采秋敬事正夫人柳氏，極其相得。荷生低回往事，追憶舊遊。恍惚如煙，迷離似夢，編出十二齣傳奇，名為《花月痕》。第二齣是個《菊宴》，趕著重陽節，令家伶開場演唱。

這并州寄園，荷生託謾如改做韋公祠，不數日也就竣工。心印早將碑文上石，堅在軒軒草堂右廡。這日謾如迎主人祠，是夜心印沐浴更衣，召集徒子徒孫，唸個偈道：

人相我相，一切俱無。

是大解脫，是古真如。

安身一榻，代步一驢。

驢歸造化，榻贈吾徒。

便坐化了。次日，心印那匹黑驢竟自倒斃。

再說小珠晉京復命，接著春闈，又得房差。闈後散館，得授編修，便陳情乞假。皇上特恩給與封典，馳驛奉樞回南，賞假一年，擇婚完娶。

小珠謝恩回寓，卻病了兩個月。以此挨至九月，纔素服匍匐入晉。禿頭迎上，小珠一見禿頭，便自慟哭。禿頭叩頭下去，就也哭出聲來。小珠含哀扶起，撫慰一番，問起竹竿嶺邱壘，兩人又自大哭。

是日進城，就在汾神廟西院卸裝。心印已是坐化了。次日清晨，禿頭引至竹竿嶺墳上，小珠搶地呼天，與禿頭哭個淚盡聲乾。

繼而巡視四圍，哀哀而哭。曠野風高，哭聲酸楚，善人村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蜩集觀看，也自淚落不止。都說道：「有這樣一個好兒子，前來搬取靈柩，韋老爺地下也喜歡了。」

便有老年男婦前來勸止禿頭，轉令功止小珠。時已亭午，小珠跌坐墳下，哭個不住。末後禿頭與跟人勸止，大眾百口同聲，小珠方停了哭。謝了善人村父老，就到禿頭家來。

此時跛腳已生一男一女，都出來叩見。傍晚，禿頭將癡珠、秋痕兩幅遺照，檢奉小珠。小珠起身，慘然展視，又自痛哭一番。著禿頭打掃淨室供上，磕了三個頭，就在淨室住下了。

在小珠原意，便不進城。次日，謾如知道，馳馬而來。再三勸阻，迎回自家行館，十分款接。

第二日，小珠便隨謾如，來謁柳巷祠堂。見軒軒草堂，正面一座沉香雕花的龕，約有九尺多高，內奉先人坐像。龕前主題云「故東越孝廉韋公癡珠神座」。東邊立一女像，也有小主題云「故秋心院校書劉秋痕之位」。小珠含淚磕了三個頭，便與謾如商量，搬住拳雲樓，灑淚說道：「先君遠遊日多，小子稚弱。生既未侍晨昏，沒復未親含殮。奉諱以後，大母以道弗不許奔喪，通籍以還。小子復以王事馳驅，不能得閑，兢兢在疚，以迄於今。昨宿墳山，老伯惇惇垂誨，促令進城。此地有祠有像，小子再圖安逸，不想朝夕侍奉。這不孝之罪，真是擢髮難數了。」

說罷，便嚎啕大哭起來。謾如也自傷心，祇得曲從其意。吩咐跟人，將汾神廟行裝及禿頭眷口，一起移入。諄囑小珠道：「你病初愈，孤身萬里外，上有重闈，豈容不自珍重，轉恫先靈？」小珠收淚答應，遂分手而去。

此時日子善陞守，調補太原；晏子秀陞縣，調署陽曲，都是舊交。就是曹節度以下，知道小珠到了，也來慰問。小珠免不得要出來，官場應酬。

當經子善、子秀說合，小珠與靚兒結婚；阿珍與小珠庶出一妹，名喚淑婉結婚。隨差幹弁，持信前往東越。請過婆媳兩夫人示下，准了擇吉，兩邊互行納聘。

轉盼之間，便是冬天。攝縵告靈，擇吉啟殯。先一日，就在軒軒草堂開了一天弔。并州大小官員及紳衿，無一不到。

次日，小珠徒步出城。臨穴撫棺，擗踴哀嚎。遂奉兩柩，蒙以繡花大紅呢，加以錦幄，暫駐東門玉華宮。自行跟入住宿，朝夕二奠。謾如要與小珠同行，也就擇日挈眷回南，將玉華宮李夫人靈柩收整。卻是要先二日，謾如便縮了兩站，等候小珠。

這日癡珠丹旆啟行，一路僅是官紳及小珠同年祖送祭席。自玉華宮起，排有數里。小珠一一磕頭謝了，趕上謾如大隊人馬。

及到樊城登舟，該地官場及故舊，又是一番路祭，十分熱鬧。一日，到得金陵，謾如就祖墳安葬了李夫人。將家事交付阿寶夫婦，然後偕葉夫人，帶著阿珍、靚兒，與小珠向東越來。

已是兩寅二月，一舸兩棺，安抵紅橋下。郭夫人率小郎以及族姻，迎入小西湖家祠開弔。尋將秋痕遺掛展玩，歎道：「以此韶齡，甘心從死，我怎忍薄視之？」卜吉安葬，奉老夫人命，將秋痕靈輻隨茜雯附入左墳，奉主於家。

窀穸都畢，小珠纔釋素服，辦起喜事。小珠是個玉堂歸娶，在東越祇算得第三人，那風華典麗，可不必言。就淑婉招贅阿珍，也是富艷無比。

這年八月，謾如挈了葉夫人、阿珍夫婦，赴任淮北。

小珠直俟老夫人百年以後，纔奉了郭夫人，挈靚兒人都供職。不一年，賞加頭品頂戴，冊封倭國新女王踏里采。朝議令挈妻室同行，靚兒也得女提督銜，持節齎皇太后。皇后恩旨，副以紫滄夫婦，由長江登火輪船，彎入粵東香山島。

放洋遇風，吹入香海洋玉宇瓊樓中。父子重逢，翁媳再見。瑤華緣與靚兒同舟，也得與秋痕相見。世外三人，都得島中人贈的珍寶。

一夜海風大起，瞬息之間便到倭國，與紫滄輪船相會。追憶其地，歷歷在目。奈海山蒼蒼，海水茫茫，無從重訪。這也是一則實事，並非做書的人畫蛇添足，為此奇談。正是：

言必有物，不類齊諧。

絲抽乙乙，杼軸予懷。

諸君聽小子講書，不必就散，尚有一回裊裊餘音哩。